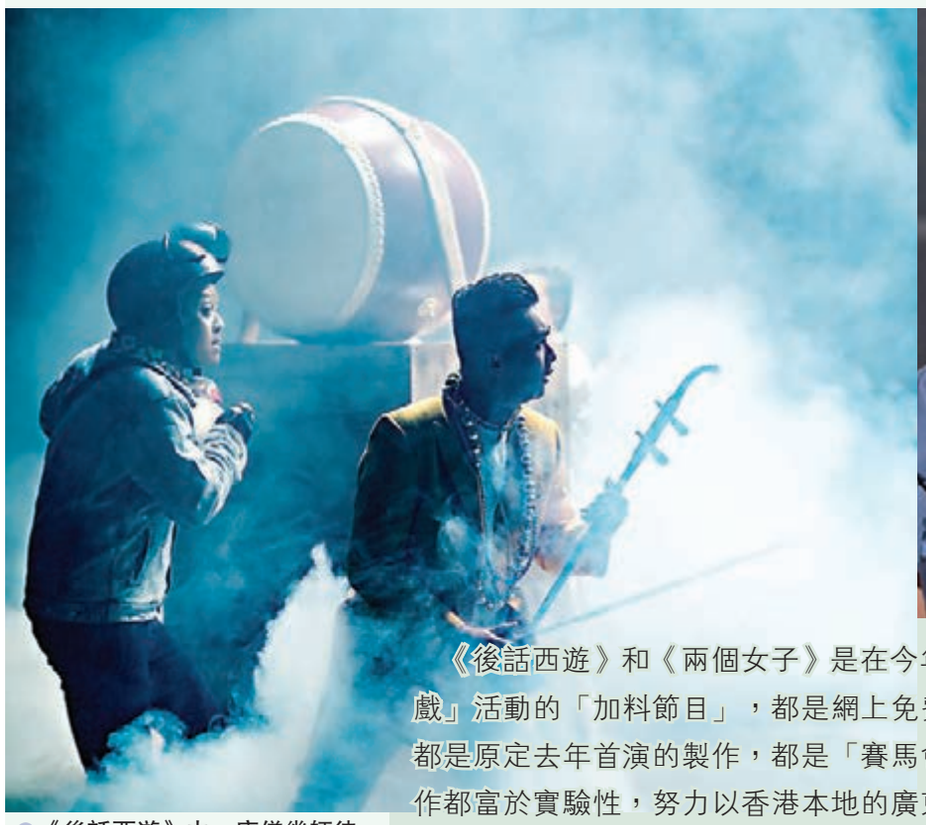
《後話西遊》和《兩個女子》齊來創造香港新聲音



●《後話西遊》中，唐僧幾師徒更身兼樂師角色。

●女高音曾麗婷、女中音張吟晶演繹《兩個女子》。

《後話西遊》和《兩個女子》是在今年香港藝術節閉幕後繼續推出「重有戲」活動的「加料節目」，都是網上免費節目，不僅播出日期相同，也同樣都是原定去年首演的製作，都是「賽馬會本地菁英創作系列」的新作品。兩作都富於實驗性，努力以香港本地的廣東話去創造香港新的聲音，或許，更準確一點是嘗試去打造新的音樂美學。●文：周凡夫 圖片由香港藝術節提供

●《後話西遊》對《西遊記》進行了現代的改編及詮釋。

●《後話西遊》從《西遊記》發想。

●《後話西遊》採用的是很不一樣的音樂劇場形式。

網絡節目有同有異

由於是網絡節目，兩者呈現出來的效果亦有些共通的地方，節目都是長約一小時（《後話西遊》稍短，50分鐘），都分成六場，以線性方式來敘述故事，演員亦只有七八個，同時都在邵氏影城攝製，除導演外，更有錄像導演、副導演，經剪接後的成品畫面亦富有電影感，影像效果突出。

兩者採用的形式、手法、講述的故事，情節與題旨則截然不同。就故事而言，都富有奇情且別出心裁。《後話西遊》以歷久不衰的《西遊記》為題，重新想像一千年前唐三藏師徒五人的取西經之旅。一趟大話西遊，最終竟取得一部無字天書，也就將各人的反應與領悟放到對立面，有人選擇順從命運，有人難忘初衷。目標的失落，既摧毀又成就了自我，帶出了富有現代感的新意象。

《兩個女子》卻是讓香港作家西西兩篇經典小說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及《感冒》中兩個背景不同的女主角，各自帶着不同的愛情困境，在一個全新的故事中相遇。《感冒》中的女主角魚因為世俗期望與自己不愛的丈夫結婚，婚後感冒久治不癒，終於決定尋找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的女主角女子的弟弟——魚的前男友楚，以求解開心結。女子身為殮容師，因為世人對她職業的恐懼而失去朋友，她準備向男朋夏坦白自己的職業，卻又害怕夏會被嚇跑。

形式、音樂富挑戰性

兩個製作更大的不同在於形式與音樂。《後話西遊》採用的是很不一樣的音樂劇場形式，而《兩個女子》則是用西方美聲唱法來演出的「粵語歌劇」。《後話西遊》的音樂有點拼貼式，基調是採用西方作曲手法的音樂，同時，飾演唐三藏四師徒、白龍馬、天神與佛祖的七位演員，則身兼「樂師」，各自演奏大量中國傳統樂器和各種各樣的敲擊樂器。這些樂器更成為各人結合形體表演的「道具」。音樂上更是融合了弦樂四重奏、戲曲唱腔，又有女高音與粵劇演員的聲音。故事的發展最後更跨越時空，回到當下，港、粵兩地車牌的汽車亦出現在背景中，其實，整個表演的背景，幾乎都是在時空並不明確的空場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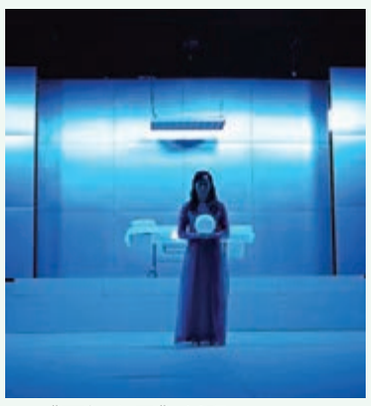
《兩個女子》除了兩位女主角，其餘六位演員，包括扮演楚、夏、醫生等配角，還要像古希臘戲劇的「歌隊」，扮演「社會聲音」、「內心聲音」、「親友」。場景儘管只有殮容室，但取鏡角度加上燈光變化，亦能呈現出不同的場景轉變。其中採用紅色燈光變化構建出來的歡樂婚禮場面便很突出。

《兩個女子》最大的挑戰當是盧定彰採用黃怡的文本寫成的「粵語歌劇」。就情節而言，包羅了人生中女性面對的甜酸苦辣的不同感情，音樂上則無調有調兼融，很多時更是頗為鮮明的西方美聲歌劇的風格。特別是分飾兩位女主角的歌唱家，女高音曾麗婷（演女子）和女中音張吟晶（演魚），大多數時候都採用西方歌劇美聲唱法來表達不同的情感。蘇柏軒指揮伴奏演出的香港創樂團的編制則是以木管、弦樂（各三人）及敲擊組成的七人重奏小組。也就是說，整個製作形式便是很典型的「室內歌劇」，然而追求的卻是細膩的情感變化，多於強烈的戲劇性對比。

要有「不一樣」條件

採用粵語演唱流行歌曲、音樂劇、藝術歌曲、合唱，香港作曲家都累積了不少經驗，也見出成果，但用來創作美聲唱法的西方歌劇，卻是絕無僅有。就這次演出效果而言，歌唱分量最重要的兩位女歌唱家，都見得極為努力地運用美聲歌唱技巧表達歌詞的感情外，更着意能唱出粵語的「字」，這正是最大的挑戰所在。這種在歌劇的美聲唱法中的粵語露字方式，作曲與演唱都見得仍處於探索階段，但更大的問題是由此融合而成的「新風格」。以這次探索來看，便仍是有點尷尬的曖昧，聽來很不明確。或許，就如故事情節的發展融和了悲與喜，結局亦應是從悲轉喜收場，不過，那種轉變同樣並不明確呢。

無論是《後話西遊》，還是《兩個女子》，對演出者都富有挑戰外，且都要求有「不一樣」的條件。前者的演出者要能演奏眾多樂器，又能演戲；後者的前提是對粵語發音能充分掌握，又能運用到西方歌劇的美聲唱法中。



●《兩個女子》劇照。

●《兩個女子》拍攝現場

●《兩個女子》由作曲家盧定彰，與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藝術新秀獎得主黃怡攜手創作。

●《兩個女子》改編自香港作家西西的經典短篇小說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及《感冒》。

音樂中的中流砥柱——我聽小交兩場音樂會

在疫情籠罩香江已有年半之後，我終於出席了一場久違的「公眾活動」——香港小交的音樂會！

這場音樂會的舉行場所，是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，我於是有幸首次到訪其間的大劇院，不料讓我頗為不悅的是，這間大劇院的聲效太差，樂隊的樂聲全部悶在舞台上，而且全院的觀眾席都以黑絨布包裹及垂飾，好像某種黑色幽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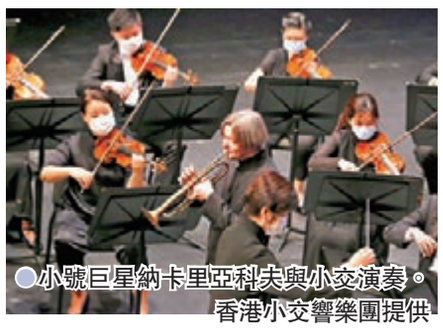
葉詠詩照樣興致勃勃出來講了一大段話，從現場效果來看，她的講話比她指揮的音樂更令觀眾接納受用。隨後她就指揮樂隊演奏了一首中規中矩的「大波蘭舞曲」。

該晚的演奏重心是擔任獨奏的納卡里亞科夫（Sergei Nakariakov），一位俄裔的明星級小號演奏家。他用少見的柔音小號（Flugelhorn）與樂隊吹奏了柴可夫斯基的「洛可可主題變奏曲」。雖然他的技巧是精湛熟練的，但除了現場音效有前述的弊端，柔音小號的音色本身與樂隊合作就相形見絀——現代樂隊的樂器是經過幾百年的改良而達到清亮悅耳的境界的，而柔音小號則幾乎是一種原始的十七世紀的民間樂器。所以實際的效果是樂隊在「陪太子讀書」。在這之後他雖然再用一把標準型的小號演奏了一曲「威尼斯嘉年華」，可惜同樣是效果不彰，因為此曲的大量花腔音符早已是為花腔女高音度身訂做的，其他任何樂器的改編版都難以相提並論了。觀眾的反應十分熱烈，大抵是在呼應葉詠詩開始的致辭：納卡里亞科夫在此時候來港開音樂會，額外經受了十四天的隔離和檢驗，為港人帶來了音樂上的問候和支持！

由於場地的音響效果不佳，我無奈中場休息時離開了這間有着荒誕色彩的「大劇院」。兩個星期後，在中環大會堂，我聽了小交的另一場極為賞心悅目的音樂會。那是由澳洲小提琴家格德霍特（James Cuddeford）——小交的現任樂團首席領奏的《四季》和一首海頓的「C大調第七交響曲」。

我走進寂靜的大會堂時，才知道音樂會已於七點半開始了，我只能加入在音樂廳後壁「貼牆站立」的行列，但很快就被小交激湧澎湃的演奏拽入樂流之中。

●格德霍特領奏的《四季星移》音樂會。 香港小交響樂團提供



●小號巨星納卡里亞科夫與小交演奏。 香港小交響樂團提供

她們的律動是如斯矯捷，各弦樂組的琴聲有時如明澈見底的清泉，一時又燃起遍地熊熊烈火的燦爛音群，我被小交這突如其來的優秀驚住了——我是不是走進另一個時空，聽到了一個頂級的其他樂團？

格德霍特的領奏細緻準確，同時對威尼斯樂派的風格展現出嫻熟的把握：激烈中的客觀，世故中的天真，老生常談中的即興，一切都充滿了威尼斯人的風貌。特別是到了「冬」的廣板，他別出心裁給獨奏樂句加了許多「花」，恰到好處在美感上添加了古意。

下半場，先演奏了一首新音樂——雷恩茲的《星》，現場觀眾大概懂欣賞的不多，包括我本人。最後是海頓的「C大調第七交響曲」。小交的演奏更形明快爽朗，並且展現出德奧古典樂團的樂天大度的氣派，在這一點上，我認為她已經超過陰晴不定的香港管弦樂團，而無愧於香港的「旗艦樂團」稱號了！

●文：蕭威廉

●《巴蘭欽〈珠寶〉》|舞蹈員（左起）：葛培治、陳稚瑤|攝影：Conrad Dy-Liacco| 香港芭蕾舞團提供

《珠寶》：「窄幅」中求盡善盡美

疫情稍見回落，場館座位續增至75%，肯定對藝團有鼓舞作用。香港芭蕾舞團5月下旬在贊助商支持下推出5場巴蘭欽的《珠寶》。這個舞碼雖非長篇舞劇，但亦是大製作。作品由3個獨立舞折組成，並沒有故事性，純以舞蹈本位出發。久違舞台的舞者和台下的觀眾可一點也不生疏，台上熱烈起舞，台下掌聲歡迎，演出為不同文化的觀眾層帶來悅目的藝術視覺看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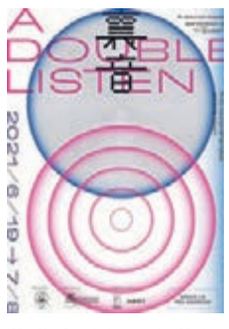
被譽為新古典主義芭蕾舞大師的巴蘭欽的《珠寶》分別由〈綠寶石〉、〈紅寶石〉和〈鑽石〉組成，三節之間沒有聯繫，乃獨立成章，串聯三者的只是珠寶的主題。巴蘭欽鍾情珠寶的顏色，對音樂又有敏銳的觸覺，在作品中他充分發揮這方面的能力。儘管編舞在動作設計上，以不同的格調來編織舞作，沒故事基礎的純舞步在編舞那個時期還是很有規範的。雖然音樂、舞衣、珠寶顏色有別，三折舞的動作呈現還是有所局限，換言之其中的變化只能在較細微處進行。三折舞最大分別可能就在節奏的不同，要表現好這作品無疑也很考舞者功力和整體處理。今回港芭是在「窄幅」中求盡善盡美。〈綠寶石〉在三折中較淡淡的，弗瑞的音樂和編舞的動作皆是平易近人，起落不大。正如巴蘭欽自己說，〈綠寶石〉像法國香水和裙子，換言之即是較大眾化的舒適和悠閒(因香水和裙子都是一般法國女孩子所鍾愛)，陳稚瑤與葛培治一對恰如其分，也像是走在巴黎街頭的一對青年男女，表現出那中規中矩、不誇張又無需貴氣的特質。另一對楊睿琦與魏巍外形好，身為首席的魏巍技巧與節奏掌握得很好，身子挺直，手腳有力而不硬。楊睿琦有潛質，動作自如但少了分鄰家少女的自在感。

加了張緯晴的現場鋼琴演奏令原本節奏輕快的〈紅寶石〉散發一種獨有的現場觀感，張的指法具張力，劉奕詩與沈杰在音樂帶動下展現青春可人的活力，舞步輕快熱情，雙人舞在樂聲襯托下尤為豐富和多變化，一雙主角把大能量的快速動作源源送上，令人看得雀躍。另外高挑的汪慶欣手腳靈活地開合，每個躍動都帶感，和眾人一起把〈紅寶石〉的熾熱色調都演繹出來。在壓軸的〈鑽石〉，港芭邀來生於巴西，曾任荷蘭國家芭蕾舞團首席的Daniel Camargo助陣。隔離21天的滋味恐怕不好受，但他在舞台上仍是從容自如、穩紮俊逸。Camargo與舞團首席葉飛飛外形相當合襯。〈鑽石〉的格調跟〈綠寶石〉和〈紅寶石〉完全不一樣，要帶出宛如皇室般的優雅氣派。Camargo與葉飛飛的雙人舞展示了不少古典動作，舞作亦讓二人輪流solo展示男女首席的經典動作如跨跳、空中轉圈和連續旋轉等，都堂皇亮麗而又帶一點點矜持。無論從技巧還是氣質而言，葉飛飛在演繹這類角色上暫時是舞團的首選。

這場《珠寶》，港芭在固定的編舞規範中配合不同元素，如現場鋼琴演奏和外來嘉賓等，把三折〈綠寶石〉、〈紅寶石〉和〈鑽石〉各自演出了特質來，尤為不易。城市室樂團出色的現場演奏也記一功。〈綠寶石〉如淡淡花茶，與初初塗上香水的少女一般，演出淡雅文靜；〈紅寶石〉則如一杯果茶，香甜濃郁，跟蝴蝶在花蕾中啜取花蜜般的歡快沒兩樣；而〈鑽石〉就是香醇撲鼻的香檳，與優雅的美女向來都是絕配。另外在群舞場口中，亦看到港芭舞者在一字排開的隊形中尤為亮麗優美，展示出動態美，亦展現出主角以外的另一種吸引。●文：鄧蘭

周末好去處

「襄音」聲音展覽及聲景演出



敲擊襄主辦的聲音展覽「襄音」及聲景演出，整輯了藝團數年來的擊樂藝術嘗試，以展覽視覺，溯洄過往，注目現在。展覽是藝團的跨媒界嘗試，由聲音藝術家及作曲家趙朗天創作場域聲音裝置，在物件和聲音之不成款式的錯置中建構聲景，在展覽中校正觀者的聆聽。藝術裝置《圈》是作曲家林丰對擊樂藝術的趣味探索。作品以麻雀演奏樂曲，以聲音影像重塑此趣味盎然的擊樂小品。另外，林丰亦為「襄音」創作聲景作品，從散序的聆聽聚耳純粹的擊響音樂。

日期：即日起至7月8日

地點：H Queen's 17/F